

校史系列丛书

主编 郑晓静

谈往鉴今

西电往事

访谈录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xduph.com>

校史系列丛书

谈 往 鉴 今

——西电往事访谈录

主 编 郑晓静

执行主编 季庆阳 吴秀霞 车 纯 王庆毅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是 1931 年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缔造的我党我军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是一所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学校,延伸着中国大学最长的红色根系,有 35 年军队院校的办学历程,自其创立、发展到壮大,始终与中国革命史、共和国国防建设和电子信息事业发展血脉相连,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振兴民族电子信息产业和区域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书共收录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30 余位离退休老同志的访谈文章,通过老同志“口述历史”,生动鲜活地再现了西电八十多年来栉风沐雨、筚路蓝缕的办学之路,反映了西电人执著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办学宗旨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求真务实、爱国为民”的西电精神。这些老同志浓浓的西电情怀必将激发广大西电师生和校友的爱国爱校之情,提振新时期西电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谈往鉴今:西电往事访谈录 / 郑晓静主编. —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606-4950-4

I. ① 谈… II. ① 郑… III. ①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史 IV. ① G649.28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1177 号

策 划 高维岳 邵汉平

责任编辑 雷鸿俊 闵远光 贾 凯

出版发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西安市太白南路 2 号)

电 话 (029)88242885 88201467 邮 编 710071

网 址 www.xduph.com 电子邮箱 xdupfxb001@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单位 陕西安康天宝实业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35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69.00 元

ISBN 978-7-5606-4950-4 / G

XDUP 5252001-1

如有印装问题可调换

序

源深流自远，行健天同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是 1931 年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缔造的我党我军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是一所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学校，延伸着中国大学最长的红色根系。发轫于战争年代，西电自创立、发展到壮大，始终与中国革命史、共和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血脉相连。伴随着共和国的前进步伐，学校薪火相传，艰苦创业，开创了新中国军事通信人才培养和技术研究的先河，内涵发展，改革创新，成功走出了一条以电子信息为特色的办学道路，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振兴民族电子信息产业和发展区域社会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电跟随党中央，跟随中央红军，服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栉风沐雨、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已跨越八十余载。作为学校各项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一代又一代西电人永不褪色的记忆中，既蕴含着学校的红色文化基因、红色历史资源，保存着学校一路走来成长发展壮大的整体脉络，诠释着西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办学宗旨，也印证着广大西电人一贯秉承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求真务实、爱国为民”的西电精神。这是一笔珍贵的文化资源，需要我们加以收集和抢救，这同样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后辈西电人加以继承和发扬。

谈往鉴今，以启未来。2014 年 12 月，在我的积极倡导下，作为“大学文化建设计划”的重要内容，学校正式成立“西电往事”工作组，开始面向离退休老同志开展“讲述西电故事、留存西电记忆、传承西电精神、弘扬西电文化”征文和访谈活动。工作组采用口述历史的形式，深入到每位访谈对象家中，邀请离退休老同志和校友将自身经历与西电命运相联系，在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个体故事中，将西电与中国革命史、我军通信发展史的联系，及西电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记录下来，生动地予以呈现。

全书共收录了迄今已发表在校报、校网“西电往事”栏目的 40 余篇稿件，既有老革命老同志回首峥嵘的革命岁月，也有老专家老学者深情讲述的办学历程。与我们对话的，有的已作古长眠，有的已进入耄耋之年，有的尚以各种形式发挥余热……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从延安到张家口再到西安，从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华北电专、军委工校、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路奋斗一路求索，他们用热血和青春所谱写的一曲曲壮丽人生史诗，如今汇聚为西电记忆，生动再现了西电在各个时期的光辉岁月，化为了重温西电流金岁月、传承学校精神文脉的重要载体。建设好西电，讲述好西电故事，传承和发扬好西电精神需要更多的老同志积极参与，更应该成为我们一代代西电人的自觉行动。

继往开来，追赶超越。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注重内涵发展，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砥砺奋进，各项事业发展均迈上了新的台阶，为服务国家需求、行业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适逢学校迁址西安办学 60 周年契机，我们结集出版《谈往鉴今——西电往事访谈录》，旨在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西电精神，激发广大师生的爱国爱校之情，提振新时期西电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凝心聚力提神，助力一流大学建设，谱写追赶超越新篇章。

中国科学院院士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 目 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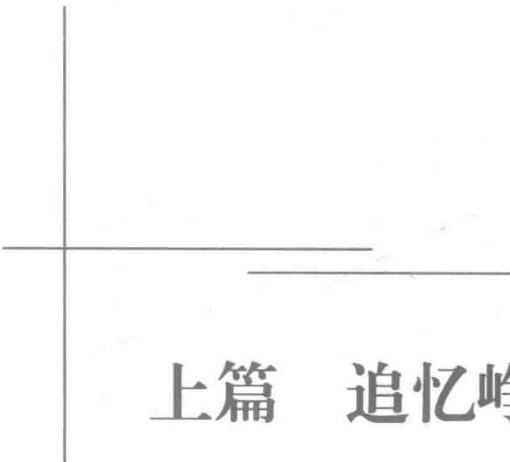
上 篇 追忆峥嵘革命岁月

蒋炳煌：难忘革命经历 秉承西电精神	3
井连庚：我的革命历程 我的西电情怀	11
王铭慈：回忆抗战故事——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18
王铭慈：在延安成长为通信战士	23
黎 楠：上善若水 九十载淡泊人生路	31
邹盛芝：亲历解放战争 见证西电发展	38
汤元域：回忆抗战故事 向抗战英烈致敬	45
李永生：记忆中的战争岁月	49

下篇 回溯珍贵办学历程

刘嘉相：延安时期的军委通校	55
刘嘉相：延安时期的军委通校(续)	63
王德明：西电的科研之路	67
弓右钊：实习工厂第一课	76
李朝政：一段软实力的故事	80
蔡希尧：忆西电学科专业建设	83
樊昌信：我的西电生活故事	91
肖国镇：半个世纪的密码情缘	106
叶尚辉：电子机械学科的不懈追寻者	122
王育民：我的大学纪事	128
丁鹭飞：难忘的岁月	143

陈怀琛：莫道桑榆晚 皓首雄心在	152
王德满：从张家口到西安	158
王厚生：心怀国家的“控制大王”	170
刘国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179
刘增基：一位科研战士的经历	191
安毓英：与西军电同行	204
张新云：西电英语教学早期发展和科技英语专业创建	211
张新云：快乐平整大操场	229
秦获辉：我的外语人生	232
许厚庄：我的翻译与外语教学人生	242
赵希普：辗转人生路 曲折翻译情	248
马澄波：西电学员生活点滴	253
肖子健：自然辩证法课程开创二十五年	263
王安民：我的西电路——梦圆在西电	272
李文璞：我的西电记忆	277
张守宏：小兴趣引领出的雷达人生	284
马澄波：怀念毕德显、黄席椿、茅于宽教授	289
吴顺君：我与雷达的一生“邂逅”	294
王金檀：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控制工程系筹建追记	303
彭学愚：在信息处理技术上下苦功	308
葛仕民：与气象邂逅，与西电同行	315



上篇 追忆峥嵘革命岁月



蒋炳煌：难忘革命经历 秉承西电精神

人物简介：

蒋炳煌，1929年1月出生，湖南湘阴人，1945年5月参加革命，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杨支队（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三五九旅、新疆独立骑兵师、新疆军区司令部工作，1954年11月后到西电，1981年1月任副校长，1989年12月离休，享受正厅级待遇。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先后任离退休党委委员，55号楼支部书记、支部宣传委员等职务。



我的革命经历

记者：蒋老师您好，能给我们讲讲您当初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吗？

蒋炳煌：我是 45 年 5 月参加革命的。当时 359 旅部队由延安南下，到了我的家乡湖南，我就参军了。参军以后，我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杨支队做文书、宣传员。8 月份北返过了长江，调到 359 旅旅部报务训练班学习。在学习的这几个月时间里，部队一直在打仗，学习的条件十分艰苦。我们不能住下来休息，只能一边走，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学习，训练器材也特别简陋。1945 年 10 月，重庆协定签订，但是直到 1946 年 1 月份部队才驻扎下来，我们住在河南省光山县王窑村，实际就在河南、湖北两个省的交界地带，暂时比较安定。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蒋介石虽然在表面上实施了谈判，实际上却在加紧准备发动内战。有半年的时间，我们驻扎在那里没有动，因为国民党军 30 万人把我们包围在一个狭小的区域。虽然休息时间多了一点，但是闲暇时间还要自己上山砍柴，下河捞鱼，背米。那时候河南有“赶集”，哪个镇子的米价便宜一点，我们就买上，到另一个价格高一点的镇子上卖掉，因为没有伙食费嘛。部队被包围了以后，我们确实生活得比较困难。

我们学习六个月就毕业了，教员就是 359 旅旅部电台的队长，是个老红军。还有一些大学生参了军，在政治部，教我们一些简单的英文字母和口语。46 年 6 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部队才开始突围。我们这些报务员毕业后就分散到部队各电台，我一直在 359 旅，以后也一直在旅部工作，直到解放西北到了新疆。我在旅部开始是学员，后来就成了报务员、电台队长。49 年我到了新疆，50 年调到了新疆独立骑兵师，开始做电台队长，然后是通讯科副科长，中间也到外省学习，但时间不长。53 年我回到新疆军区通讯处做参谋、组长。一直到 54 年 11 月，我到张家口通信工程学院（西电前身）学习，学成就留在学校做教员，然后在系里做训练处长、副政委、党委书记。66 年我们改称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我做副院长、副校长，一直到 89 年 12 月离休。这段经历的前十年，从 45 年 5 月参军到 54 年 11 月，我一直在部队，后来就一直在学校。我 54 年来到这个学校，到现在 60 多年了。

记者：能讲讲在您的革命经历中您觉得难忘或是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蒋炳煌：先说说为什么 45 年参加八路军吧。当时八路军南下，到了湖南。我家在湖南农村，那个时候还有日本侵略者，沿着湘江边的一些小县城，日本人设有维持会、伪军；另外有青帮，青帮里面又分派，各派都有武装，社会非常乱。那时我十四五岁，是学生，家里比较穷，没什么依靠，也没什么背景。伪军也好，青帮也好，都想来拉拢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把我们拉拢到他们那边去。当地有地下党组织，这个也是以后才知道的。一个是我的小学老师，实际上也是我家的邻居，住得离我们家很近，叫彭国梅，还有一个工人，叫谭庚堂，他们两个都是地下党员。当时正值 359 旅南下，穿过湖北、湖南，往广东去，留了一部分在我们那里扩大队伍，这两个地下党员就和队伍联系上了。考虑到我的家庭情况，彭老师就说：“炳煌，你要不跟我去吧。”他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他说湖北有个学校，送我去上学。我个人当然愿意，就看家里的意思。家里一听，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嘛，因为在家里立不住了，没有背景，不走的话，不是被拉到青帮去就是被拉到伪军去了。所以我就这样参加了革命。

过了长江以后，在报务队学习的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点。一来，如果不在报务队学习而在连上做文书，我可能已经牺牲了，在旅部报务队学习，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二来，学习报务和无线电通讯的人在当时的部队是比较稀缺的，而且非常重要。

46 年 6 月下旬，我们开始中原突围。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部队离开时说是去演习，跟老乡借的门板等都不要动，实际上部队是转移了。因为部队突围必须要保密地，大张旗鼓是突围不出去的。部队一直往西走，我才发现不对劲，演习怎么跑到平汉铁路来了，往西没有退路了，这才知道不是演习。我们从 6 月 25 日中午开始走，到了 9 月底，才到达甘肃庆阳的西峰镇，历时三个多月。这三个多月可以说是最危险、最艰苦的时期。开始一个星期还没啥，比较正常。后来的三个月，没有一天晚上能安定地住下来休息。有时做着饭，战斗就打起来了，只能起来跑，一人盛一碗饭，一边吃，一边走，吃完的碗就往路边一放。因为敌人既有飞机，又有汽车，撵着我们，后面追、前面堵。我们在陕南，看到哪座山高就爬哪座山，下了山，过了条小沟，又上另一座山，天天就是这样。原本从河南直线行军的话，半个月就能到延安了，我们却走了三个多月，一直走到宝鸡西面，快到天水了，就是因

为一路都有敌人围追堵截。我们在行军过程中没有洗过脚、没有洗过澡、没有换过衣服，背包都没有了。困难的时候，敌人把我们围在山上，坡陡，没有办法架电台，我们就清理出一小块儿平地，放上电台，与延安毛主席直接联系。本来一个旅，不应该受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挥的，但是那个时候没办法了。因为我们同中原军区失去了联系，军区机关是分散来边区的，只有我们359旅是成建制走回来的，所以359旅必须直接和党中央联系，因此在电台做报务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联系不上，一摸瞎，那就真的完了，最后剩两三千人你能走得出来？我们完全靠中央指示怎么走。那时掉队的多得很，上山过河又上山，两天鞋底就磨烂了。没有鞋子，就弄个草鞋，掉队的都是脚磨破了，那时又是夏天，脚一烂，很多人就跟不上了。但是说句老实话，作为报务员，首长还是相当照顾的。大家都知道电台重要，没有电台就真的联系不上了。我还记得过荆紫关的情形，过之前，首长还有牲口，过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都丢了。那天敌人四个师包围了我们，早上我们起来，两个主力团在前面走，心想他们在前面走出一条路我们就跟着。两个主力团走过的时候，敌人也知道，放过去了，后面就剩一个团，一上山就打起来了。我们就在山上开山辟路，冒着密集的炮弹、子弹，旁边的人一个一个没有了。那时只能靠运气，子弹不长眼，碰着谁就是谁了。所以从山上下来，所有的牲口都丢了。这一段可以说比较刻骨铭心。

到了边区的时候，我们几个月没有换过衣服，没有洗过澡，衣服破破烂烂的。我们这些报务员不打仗，只是跟着走，但停下来时坐着就开始打瞌睡；还有虱子从脖领那里一直往外爬，一摸一个。到了边区我们住下来，把衣服、衬衣、外衣、被子都换了新的。一路行军，部队也吃不到什么油水，到了边区有慰问，能吃到猪肉、羊肉。虽然被教育要少吃一点，吃得细一点，不然肚子受不了，但还是吃得肚子像怀孕一样，不敢躺着。那段时间我们就在边区休息，吃得比较好，部队也没有任何负担。进了边区，有警备部队掩护，之后我们就去了延安。到延安后，毛主席在杨家岭八路军大礼堂接见了我们，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与毛主席见面。毛主席在台上讲话，我离得很近，看得清清楚楚。

在延安休整了半个多月以后，部队东渡黄河，到山西去了。这一段经历确实确实过得比较苦，但是回想起来，又感觉到很有意义。报务班条件那么艰苦，十几个学生走在路上，背包一扔，膝盖当桌子用，左手大拇指当电键用，铅笔短得手实在

握不住了，就用小棍棍一绑，继续练习。但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十几个解放战争中的报务通讯骨干。当时都是选的多少有些文化或是年轻的学生学习报务，经过了艰苦的培训锻炼，这批人也确实起到了作用。

秉承西电精神

记者：您和学校的渊源这么久，能说说学校早期有哪些优秀的领导或校友，以及他们的优秀事迹吗？

蒋炳煌：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954年11月8日进了张家口的学校。那时的条件比较苦，办学条件也比较差，但对我们来说，跟战争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西电和别的学校不一样，她最大的特色就是继承了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还有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毛主席的题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两点，影响深刻。关键就体现在你做什么工作，不管是教员也好，干部也好，都要把这个工作做好，要有责任感。其实这和我参加中原突围时的情况差不多。那时我就是把该发出去的电报千方百计的发出去，把要收的都收回来，不能有错别字，精力非常集中。报务错了就要了命，要的不光是自己的命，整个部队的命都会毁在你手里。所以到学校以后，这份责任感也没有变。从王诤的报讯队，到毛主席题词，都在警示我们，这样的精神应该传承下来。

1966年以前，我们学校一直属于部队，因此比较封闭，学校和外面不接触，是非常保密的。我们72年开始恢复招生，本着责任心，为学生收拾房子，修理床铺和桌椅凳子都是教员干部自己动手。那时并没有谁强制要求，大家都是自己觉得要招生了，如果弄不好，学生来了怎么办？本着这样的想法，自己动手，没去请人，更没到外面去雇人。当时没有人监督，大家都是本着自己的责任感，想要给学生提供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我们学校的身份过去是部队，比较封闭，不怎么开放。但77年正式考试招生后，我们培养出了好几个院士，二系就有两个，都是78级的学生。这是为什么呢？论设备，我们肯定不如交大、西工大这些学校。对外开放也比不上他们，因为我们那时是对外封闭的，他们一直是地方学校。论经费也比不上他们。那为什么我们的学生能这么出色？这就是靠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信念支撑。大家都有这份责任感。教员上课、搞科研，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备课也非常认真。干部也是，兢兢业业，对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种精神是无形的，但也确实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来了。我们领导黎东汉，他是少将，要是在部队上，少将不但有炊事员，还有警卫员和公务员，虽然在学校他也有炊事员，但他却在食堂里面提着饭盒跟我们排队、打饭。这给我们一种无形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我们这些干部教师的教育都很深刻。后来回想起来，我们就是有着这种责任感。我们是同自己作比较，给你的工作你一定要做好，领导在不在，督促不督促，人前人后都应该一个样。我们那时都感觉如果不做好，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心里就过意不去。教员搞科研，努力让项目的效益好一点点，不是为了自己赚钱，是为了国家需要。大家想的不一样，动力就不一样了。之所以我们学校改革开放以后能这样一步步走过来，在科研上取得了突破，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做好，不做好不行，对不起国家。想的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虽然现在我们条件好了，物质生活不一样了，整个社会的气氛也不一样了，但应该把这种精神延续下来。要紧紧地抓住这一指导思想，因为它对我们后面办学来说，动力是非常大的。虽然它是无形的，你看不到，但它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记者：想必您一定见证了西电的变革和发展，能不能谈谈在西电的建设和发展中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蒋炳煌：就说转折点吧。学校开始是在张家口，张家口的自然环境差一些，冬天零下二三十度。我们是部队学校，去演习的时候，冻得不行，手里铅笔都握不住，装备也差。大家都有一个愿望，希望学校变化一下，能够换个地方。到了 54 年，中央军委批准搬迁，考虑北京和西安，并最终定在了西安，这是一个转折。

我们 56 年开始在西安修建学校，58 年搬家。来的时候，是部队的行政命令，联系了火车，几趟火车就拉来了。我在 58 年的 8 月来到西安，算是第三批了。那时候走到洛阳，下大雨，车还停了好几天。到了西安以后，房子明显不一样了。设备仍然也比较差，但是和张家口比，算是上了一个台阶。当然，这之中起伏比较大，学校最终慢慢走向正轨。当年“大跃进”、“大字报”、“反教条”，都对学校有一些影响。之前我们是学习苏联，教条比较多。到 58 年这么一反以后，我们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办学。指导思想不一样了，不是完全向苏联学习“一边倒”了，

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时间不长，没有几年，又开始转变了。到66年“文化大革命”，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是伤筋动骨，整个国家都一样，当时部队学校更厉害。

我自己从张家口搬到西安，虽然条件改善了，上了一个台阶，但是好多事情都还是自己在做。当时参加劳动，操场都是我们自己平整的。还有游泳池，都是自己挖的。学生也参加劳动，但是很少，为了不耽误上课，主要是干部教员在做。现在这个丈八宾馆东边原来是鱼塘，我们挖鱼塘，自己养鱼，改善生活。另外在北郊草滩有农场，我们干部教员到农场去劳动，种粮食，那时候困难嘛。这些都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我们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学校才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

记者：现在提及西电精神，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求真务实，爱国为民”。您觉得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用红色传统去激励当今的大学生？

蒋炳煌：靠学校党委和校领导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进行教育，让年轻的一代能够了解我们学校的发展。我们学校的发展跟我们国家一样，有起伏，但是总的来说，是向好的方向一步一步迈进。为什么困难时期我们能取得成绩，还能获得发展，就是因为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言传身教——既要宣传，现在科学发达了，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网络、电视或是日常的教育；另外自己也要真正去做，领导要做表率。首先老师的思想上要能够接受这一点，理解这一点，才能在和学生接触中、教学中要求自己这样去做。其次要教育年轻学生和年轻教职工，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领导干部要自己领会这样做的重要性。讲和做相结合，只有让大家真正明白了，学校今后的发展才能更健康。我们当时有一个学生，原来二系的，叫蔡锡锦，是部队来的战士，文化基础差一点，因为其他学生都是高中毕业考来的。他为了自己的学习，五年没有回过家，放假就自觉留在学校学习。最终他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成绩也比较好。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学校的氛围，让学生明白自己的任务是学好知识为国家，而不仅是自己的谋生手段。本着这样的想法，学习才能有动力。那时我在系里做处长，还动员他回家。他说：“我不回家，我比别人文化低，假期要在这里学习。”要是能把这种精神灌输给今天的学生，那发展的潜力就太大了。所以必须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延续办学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

记者：总结一下您的一生，您怎么评价自己？

蒋炳煌：我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没有立下丰功伟绩。但受责任驱使，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环境，对所担负的各项工作，都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了任务，得到了群众和领导的认可。所以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对得起党，作为一个干部要对得起国家，作为儿子要对得起父母。这样，当我们老去，回首一生，扪心自问，才会对得起自己，不留任何遗憾。

（文字整理：冷静）